

易用

　卦爻集說

下經

吳郡毛一豐安洲輯

䷞咸　䷟恒

咸其拇　初六爻辭

按釋文載子夏傳。拇作𨁾。易注足大指。從足旁者義正。字訓。又行也。與象傳志在外也義合。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咸九四爻辭

憧憧往來失寂然不動之體朋從爾思失感而遂通之用　胡炳文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恒九三爻辭）○子曰不占而已矣（論語）

【按】占。當作吝字訓吝占。即不恒之義。惟是爲善不終。立心勿恒。故或承之羞。來注云或承之羞者。外人進致其膳也。若依舊注作羞恥。則下文吝字。重言羞矣。蓋下卦爲巽。巽爲長女。三爻居巽之極。不恒其德。則進退不果。改節之象。失其婦道之職。則不容於夫而被黜矣。故外人與夫進其羞也。

䷠遯 ䷡大壯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遯本

孔子於陽貨王孫賈華子夫於王驩其不惡而嚴矣

張南九思首遯曰遯而能遠嘉貞

遯之爲義如無才業瞻識則人得而陶疑之

無藏身之術則人得而物色之此管寧所以能全

而蔡邕欲避不得也其理明透非能斷然不自告

則窮通之以疑之毀譽之以戴之欲自全難矣哉

編啟以人豈不易簡理

喪羊于易无悔 大壯六五

按本義載漢食貨志。場場作易。與來注易。田畔地也。震爲大塗。場之象也。義合。无悔者。以是爻陰居五位。不能自悔於心。故象傳曰。位不當也。

䷢ 晉 ䷣ 明夷

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六爻辭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而況初之居下位未受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其所以裕之而无咎也 顧炎武

【按】推。古易作崔。來注云。崔嵬之高也。中爻互卦艮山在坤土之上。崔之象也。初則應於四。四近君。又陽爻。崔如之象也。若以爲摧如。則與小象獨行正專不相合矣。獨行者。獨進也。中爻艮綜震。行之象。正者。應與之正道。言升進之時。四陽在上。近與其君。綝綝在嵬。初則卑下。人不進而獨進之。似不可進。然四與初爲正應。亦正道也。致未寄其爲進。又未受命也者。初爻應四未應五。則無官守。所以得綽綽然有餘裕也。

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

彖傳

文王羑里見囚天下之民命攸係故曰大難箕子佯狂受辱一家之宗社攸關故曰內難 俞玉吾 ○羑里演易處之甚從容文王之德佯狂受辱處之極艱難箕子之志然文王因之演羲易箕子用之演為疇聖人患難關係斯文也 胡炳文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大象

彖傳曰晦其明藴晦其明也大象曰晦而明晦處有明也 俞玉吾

按 君子之莅衆能晦處獨明自然秋毫不爽如箕子之内難當藴晦其明是以大智若愚者也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爻辭

按 拯說文作拼上舉也徐鉉等曰別作拯非是爻子夏傳亦作拼 渙之初六同

䷤ 家人

䷥ 睽

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爻辭

家人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婦子嘻嘻以情

二勝義故終吝 胡炳文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睽大象

禹稷顏子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術未足為

同之異也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速一孟子而

今昔之饋異辭受乃君子之同而異也 楊萬里

遇主于巷无咎 睽六二爻辭

春秋之法備禮曰會禮不備曰遇睽卦皆言遇小事

吉之義也又禮君臣賓主相見皆由庭以升堂巷者

近宮垣之小徑故古人循牆而走謙卑之義也謙避謹密巽以入之亦小事吉之意也

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睽六三爻辭

校 掣。釋文。㸷。鄭作。挈。子夏作。契。荀作。觭。引說文作觢。及西劉本從之。蓋輿曳牛掣則人被傷。如天且劓。猶天作也。舊讀以難无初而尚有終也。

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睽六五爻辭

校 厥宗 讀 噬膚 句 往 讀 何咎 句 厥。發語辭。宗。宗黨也。猶言在宗。則不往矣。不往。即有噬膚之災。不在

宗。則往矣。往則何咎之有。是以悔亡。故象傳復重言以申明之。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此又擬之晉文出奔之類。可以當之。

䷦ 蹇　䷧ 解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象傳

得中曰往然未嘗不妙于止如沛公初入關中封府庫以待項羽往而有止之用其據漢中燒絕棧道以圖進取又以止為往之用也故惟能止者為能往也 金士升

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六象傳

[按] 釋文載鄭本作宜待時也。夫宜待時也者。待其

蹇之時用大矣哉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大象

歐陽公尹應天尚寬簡承包公嚴肅之後也若孔明之治蜀猶子產之救鄭傚各因其勢不同觀孔子爲政於魯釋父子訟而聞人之誅不貸仁育義正並行不悖也 金士升 ○解之雷合於雨所以赦過

解以雷合雨所以赦過宥罪行春令也噬嗑之

雷合于電所以折獄致刑行秋令也 陸振奇

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解六五爻辭

君子去小人往往去之不力反激其變而益無所忌憚即君子維有孚于小人之義也 金士升

【按】維者。繫也。繫則不能解。故有孚于小人。若君子不維繫而有所解。則吉矣。故象傳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 損 ䷩ 益

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初九爻辭

【按】已。釋文作以。蓋已字古文作㠯。本同以自篆而楷。傳寫之譌耳。夫已事遄往者。即以其事而速往也。故象傳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爻辭

損不善而從善莫尚乎剛莫貴乎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胡文武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象傳

弗損益之者不必自損以益人也故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

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顧炎武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彖傳

文集云自上下下二語非中明損上益下而言也夫既損上以益下民之悅之自無窮極其為益也更有何言蓋自者由也自上下下重言為上者應不自恃居崇高之位每虛己撝謙尊賢納諫縱能而視若不能已治而恒如未治延訪必以精明達必以徧雖芻蕘勿遺焉斯乃由上以下其下而其道有勿大光者乎或曰如此則益彖祗為為君者言之乎曰易无不

該且一邑有一邑之上下一家有一家之上下推是道也孰無自上下下之理而吾在君言君惟引以爲己鑒耳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益初九象傳）

按 厚字。說文從反亯。篆作㫗。徐鍇曰亯者。進上也。以進上之具。反之于下。則厚也。非厚重之謂。乃君處不爽曰厚。夫下不厚事者。猶言下不債事也。所以爻辭曰利用爲大作。故元吉而又无咎也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益九五爻辭）

御製文集云易理廣大無所不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予嘗以勿問其旋惠釋元吉矣至於惠我德予亦以為應(于作)為君者言之蓋惠者何即我之德也我施德惠而稍有不孚於心則仍是違道干譽之為欲天下人之受戴此非問乎且九五為君位亦不應計及人之受戴也或曰如此不有違歷來釋經者乎曰觀象玩辭予惟知盡予為君之道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象傳

按 釋文戠孟本。偏。作徧。夫是爻亢極為害。不知自

上下下之道。凡益之者。徧辭之矣。唯有敎擊之者自外來也。固其立心勿恆。不克與時偕行。故繫傳文言曰。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徧辭也。信乎。

䷪夬 ䷫姤

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九五爻辭

〔按〕莧。釋文載一本作莧。然古易作莧。莧字中尚有一筆也。項氏曰。莧。山羊也。兌爲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王氏曰。山羊細角者也。从兔足。苜聲。讀若丸。

故寬字从𦫳。又徐鉉注本艸莧似麋羊角有文。俗作羱是也。或曰。宋項氏之說見羊在上。圖若是矣。然則莧字。既爲獸屬。何以从艸。蓋篆書寬莧字畫。本不从艸。即如莫夢恭敬等字。各有分別。皆不从艸也。夫字畫之譌爲隸書所亂。可勝言哉。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姤初六象傳

初六之柔能牽同類之小人又能牽殊類之君子

此陰之方興而巧者 升 金士

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象傳

鏡 从此

上九之剛不唯與小人爲角且與同類之君子亦爲角此陽之旣老而拙者也 金士升 ○說文無姤字

說文無姤字徐鉉新附乃有之古易卦名本作遘王輔嗣始改爲姤後儒皆遵王本唯雜卦傳以無王注偶未及改故宋本猶存此古字明人撰大全者盡改爲姤自後坊本相承故也 錢大昕養新錄

䷬ 萃 ䷭ 升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大象

彖析取諸豫孤矢取諸睽而萃時尚文事然文事

必有武備萃時言外平未必無內憂所謂致治于未亂安邦于未危也朱睦㮮

往无咎上巽也萃六三象傳

按上巽也者。直言中爻上卦之爲巽。此即中爻之明證也。以巽近利市三倍。所以往則无咎耳。

冥升利于不息之貞上六爻辭

升上進極故冥升豫上樂極故冥豫徐與喬○利于不息之貞者回其進善之機也王恩樹

按此卦柔以時升。元吉志行。故特敎之以乾乾不

是以復其初之善也。

䷮困　䷯井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辭

御案困亨非謂處困而能亨也蓋困窮者所以動心忍性困屈志伸有必通之理也然惟守正之大人則能進德於困而得其所以可通者爾困者君子道屈之時屈則不伸矣信字疑當作伸字解蓋有言而動見沮抑乃是困危之極不特人疑之而不信也

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

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同彖傳）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顚沛中況優遊暇豫之時乎（王應麟）

按 [illegible]是乃爲剛中而不尚口。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矣。故曰窮而通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大象）

按 說者謂君子以道窮爲困。小人以身窮爲困。朱氏云。患難之際。論是非。不論利害。論輕重。不論死生。有殺身成仁者。有舍生取義者。豈不身困而志

亨乎。能如是。可謂身窮而道不窮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辭

御案改邑不改井句解釋多錯文意蓋言所在之邑其井皆無異制以喻王道之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也然井能澤物汲之者器政能養民行之者人無器則功不上行無人則澤不下究故汔至以下又以汲井之事言之

古者建國立邑必審地脉觀泉流以養生之本在

御案

此也夫邑之有井猶政之有大經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

挾无喪无得猶民無能名若無德而稱焉惟是往來井井有條不逆則也此喻井之爲德常生出可

羸言羸事者不能修汲以養人或汲之不以道致有瓶羸甕漏是以謂之凶也

井谷射鮒甕敝漏九三又斛

鮒或爲蝦或爲蟇爲蛙爲蝸攷之韻書鮒扶句切鰿魚也然鰿鯽鰿三字並同子亦切注云鮒也莊

子涸鮒注亦爲鯽魚明寄注然 毒雅玦

【扶】射。音亦。生也。出也。以九二在水之下。在下之中。如出鮒然。井之謂谷。井未脩成也。所以但能養鮒。雖有成汲之者。無如敝漏而汲。不能[illegible]用以養人。故象傳曰无與也。

䷰革 ䷱鼎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辭

御案 按李氏之說謂己日者已可革之時也蓋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

【按】王弼謂已日者。不即日也。蓋已者。盡也。言當盡其天運之日而革之。則人皆孚信者矣。必也革而當其時。故其悔乃亡。革之為道。豈易乎哉。革之為時。豈不大哉。

革之時大矣哉　彖傳

孔子鄭僑其治政之始且有麛裘孰殺之謗況才德不逮者敢輕議革變乎　金士升

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爻辭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象傳

【按】卦雖為革。在六二之時。猶未盡其天運之日也。

須盡其天運之日。假吾以力。見幾而作。然後可行革道。故曰己日乃革之。在此時。但可征則爲吉。止无咎而已。非行有嘉也。必待己日革之。則行有嘉矣。夫子不言乃字者。何也。當知行有嘉者。正所以發明乃字之義。猶王氏云。不即日之義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象傳

按 蔚字。說文作斐。分別也。唯君子爲能格君之非。匡君之德。非若小人之徒以曲從爲孝。逢欲爲志。但知革面。順以從君。而無分別者也。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九四爻辭

安石之罪於變法輕信呂惠卿大壞宋事即其義也金士升

按釋文載鄭本渥作剭重刑也有於作刑剭者則失之過當矣蓋折之者鼎足覆之者公餗猶言其形如剭之凶當以鄭本爲是

☳☳震　☶☶艮

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二爻辭

勢值危難爲一時利害所牽坐爲人困由不審於

輕重得失故也能不惜貨貝之丧而深計夫避强就安之策固守勿逐俾陰數自盡陽數來復卽能得矣故太王避狄遷岐所以肇基王迹若後代奔竄計出倉遑異於九陵之躋非計之得也金土卦

震蘇蘇震行无眚六三爻辭

庸人之一遇小變卽倉遑委頓失措蘇蘇之情狀也若能鎮静自安志足帥氣可以轉危爲安故曰无眚也金土升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辭

不獲其身謂忘我也不見其人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所見者理而已程明道○坤爲身艮爲背行止皆身主而背隨辭曰趾腓限身輔皆言身而不及背也一陽止于坤上成艮而象背一身皆統于背背爲主而不自由呂氏春秋曰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制之者禮也非禮則勿言動視聽此艮其背不獲其身之義也莊子曰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德之象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動靜隨時若不得已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此之謂不獲其身不獲其身非無身也老子謂無身而後無患陋矣君子止於其所有身何患之有人知有用之爲用莫知無用之爲用讀易至艮卦而後知無用之爲用也大矣哉人之一身五官四體皆有用而背獨無用唯其無用所以無意必固我而孔子爲聖之時蓋深有得於艮之道也由是一身之有用者皆不敢自用言動視聽悉由天則非禮不得干焉故不獲其身乃合乎道正其

形壹其度則守泰定而天光發此聖人所以定之以中正而主靜故曰其道光明艮體篤實輝光日新此之謂與艮爻初趾二腓三限四身五輔而不言背何也上九背之象也爻曰敦艮象曰厚終一身之敦厚者莫如背上九不言背而背象見焉老子曰負陰而抱陽謂人背北面南內經曰背爲陽腹爲陰謂負陰者陽抱陽者陰背負陰故其象鬼冥背體陽故其道光明惠氏易說

按惠氏謂孔子深有得於艮卦之道。嘗讀周子易

通世所謂通書者（三卷）按料以艮其背承接上文其唯孔子時中為易通之結語正是惠氏易說與周子易通義有同然夫能止其背四體不言而喻自然皆知其所矣

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九三爻辭）

限為身半內經謂之天樞天樞之上自身半以上其氣三天之分也天氣主之天樞之下自身半以下其氣三地之分也地氣主之限者上下之際氣交之中人之分也中當氣交故稱限天地之氣交

合於此化生變易皆在其中故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豈所當止之地哉非所當止而亦止焉故曰艮其限艮其限則天氣不交于下地氣不交于上上下分截如列其夤在天地爲否否則天下无邦在人身爲病病則一身无主故曰危熏心其病名關格關格者上下不交凡寒暑燥溼風火勝復變化皆不流行而病將危故稱厲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九三不知所止故其象如此惠氏易說

按此說艮其限雖亦本來注界限之訓然將內經

一證。發明氣交之分。非所當止。其義益精。洵是三復醫經者。又列其寅夤字。故遵折中

御案。夤夾脊骨也。正與心相對。故此夤字从因。从寅。亦不可不正。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六五爻辭）○艮其輔以中正也（象傳）

按艮其輔。非禮勿言。言有序。時然後言。皆出乎中正。故傳曰以中正也。本義正字謂羨。來氏亦擬作止。或疑陰居陽位之非正。試看未濟九二。陽居陰位。傳曰中以行正也。惟不言當位。則傳義自明。

漸　歸妹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彖傳

御案　漸之進也別於晉之進升之進也

按經彖不言進而曰漸女歸吉何也大凡女之歸夫即進之道以進之由漸方得吉也又傳曰進得位進以正皆當如女歸之漸女歸之漸即漸卦之進也本義謂之字疑衍或是漸字今遵

御案　漸之進也為晉升兩卦之分別不勞而定矣

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孕婦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爻辭

按九三之鴻漸于陸者。蓋夫實往征。離羣醜而不能復婦雖息孕。失其道而不能育。皆不可顯暴入聲而寇寇字義詳蒙卦於人者。亦不利為寇之意。不利為寇者。即利用禦寇之所以順相保也。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上九爻辭

陸者天衢也天文有北陸西陸古不言而陸忠從左旋義仍作南陸

齊桓公曰今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雖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儀之故故能通於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惡氏易說

按此陸字。說者紛如。總不若是說之正。前九三之

陸。原是陸地之陸。擬諸內卦。成之外卦。鴻漸皆陸。

自有天地之。分。一字貫通。誠易簡也。

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初九爻辭○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六三爻辭

按娣卽妹也。言嫁妹如嫁妹之禮。雖跛而尚能履。

因禮合宜。故傳曰相承之。然嫁妹如禮。亦人情之

常。故傳曰以恒也。顧妹以悅而動。吾待之正以禮。

有相承其恒常之道。亦能反凶爲吉。須者。賤也。天

文。織女爲貴。須女爲賤。歸妹以須者。言嫁妹以須賤之情。待之於妹。故曰反歸。爲其不合經常之道。不如歸妹以娣之正。故傳曰未當也。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句月幾望吉

六五爻辭

按王注。帝乙。紂父。非金注所謂湯也。泰之帝乙。湯也。詳前泰卦此爻擬如帝乙嫁妹。凡嫁必有贈。猶衣飾之類。袂者。槪言之也。謂其所贈之袂。或不及其娣素有之袂。雖然簿贈。亦曰良矣。惟歸妹之理。

薄贈猶可但必如月之對望得偶為吉若所贈雖豐所對非偶則不吉矣故傳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句）良也玩此也字句讀自明又曰其位在中者卦體五爻得外卦之中也以貴行者承帝乙歸妹之義正王姬下嫁時行之謂也

豐 旅

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六二爻辭）

往得疑疾者未信而諫也有孚發若者信而後諫也（萬悲氏）○六二之明能見幾因應爻六五是柔暗

之主騷與之言適取疑耳惟積誠自靖俟其感孚然後隨事啟發必有信吾言矣（金士升）

旅小亨旅貞吉（彖辭）

公子出亡寓旅也命使聘問賓旅也轉貨貿遷商旅也曰小亨旅人之分也不貪不競進退以禮斯克自全孔子歷遊諸邦所主不茍陳蔡桓匡之戹弦誦不衰是爲千古上旅（金士升）

巽　兌

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二爻辭）○頻巽吝（九三爻辭）

按此九二以陽處陰不能自安遂至史巫紛若雖亦常人之情其實恭而無禮益史巫紛若本非正道俾吉而无咎者幸得內卦之中也故傳曰紛若之吉得中也九三頻巽與前說頻復例同頻者比也巽者順也入也復之六三比二偕復顧彼六二陰爻當位能以下仁休復三與之比然何有厲困三多凶耳終能擇善相從故於義无咎今巽之九三比二偕巽況其九二陽不當位自顧不暇致用史巫紛若亦與之比有何益哉不能擇善豈無羞

孚吝剝傳曰願與之吝志窮也

孚于剝有厲（兌九五爻辭）○孚于剝位正當也（象傳）

孚信也心者亂之機故曰孚于剝有厲（王恩解）

按此位正當者言其位正當孚于剝也（履之位正當也詳前）

䷺渙 ䷻節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六四爻辭）

渙其羣者退小人之偏朋也（王恩解）○常人但知聚之爲聚而不知散正所以爲聚其機甚微其用甚妙故曰匪夷所思也（王北解）

御案

【按】渙有丘者。即散之有聚也。散之有聚者。猶管子所謂知與之為取也。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爻辭

渙王居渙字當讀言其大號也如渙汗然足以通上下之壅塞固周身之元氣則雖當渙時而王者居之必得无咎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辭

【按】不可貞者。因道窮之日。怪怪苦節制度。反身修德。極言節之不易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彖傳

節有阻塞難行之象所謂險也而其所以亨者則以其有安適之善而無拘迫之苦所謂說也當位以位言中正以德言當位則有節天下之權中正則能通天下之志此三句總申彖辭之義說則不苦而通則不窮矣蓋上文既以全卦之善言之此又專言九五及卦德以中之

不出門庭凶 節九二爻辭

按 正義云當出不出故凶若能勇往而出亦可得

吉。屬陽剛中正以通也。通而不出。故失時極矣。阮

云。臺按勘記載古本山上有之字。於義更捷。蓋此

九二。未必無時而爲不出門庭以失之也。

䷼中孚 ䷽小過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中孚彖傳

仁及艸木言艸木難仁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信

及豚魚言豚魚之尤難信也 鄭剛中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儉 大象

孟獻子相襄公稽首晉君漢文帝下書南粤明帝詔稱小子是行過乎恭也高柴三年不見齒子夏除喪而琴不和是喪過乎哀也晏子一裘三十年季孫之妾不衣帛是用過乎儉也 仝上

密雲不雨已上也 小過六五象傳

按 已上也。與亢象有閒。能西郊感格可弋取在穴。然有所得。仍在下。故象傳曰。宜下不宜上也

䷾ 既濟 ䷿ 未濟

初吉柔得中也 彖傳

按柔得中。注釋者咸指二爻爲訓。是以初者。定舉內卦而言。與象家初筮之義同也。

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既濟六二爻辭

按釋文載子夏傳。茀。作髴。董本作髢。荀本作紱。當從子夏傳髴字爲準。即以字體證之。爲髟之茀也。義與髢通。夫髢之者。髲髮也。字訓。髲之少者。則髢益之。唯今時髴字皆作爲彷彿之彿。殆由此髲髢之彷彿。而借用之久矣。久則難變也。音訓家。而反遺其本歟。然在彷字下。猶訓別作髣。非也。但未及

鬀字耳。肖本之不從子夏傳爲鬀。而別擬爲紱者。不亦因此而然乎。今從鬀字義。且與婦人喪失之物。較之車蔽。其在物理人情。尤切近也。

繻有衣袽終日戒 旣濟六四爻辭

按釋文袽。子夏作茹。京作絮。阮芸臺日且經挍勘記載。石經袽字浸滅。蓋繻者。采繒也。袽。或由絮字譌袽之譌。故又有爲絮者。然則古易本作絮。音点敝也。緼也。言時當旣濟將革之秋。雖有華美之服。而慮衣縕敝之袍。能終日戒懼。而疑慮其禍患之將

至。即思患豫防之計也。至於本義所載繻字。程子作濡。或因下文即此袽字。義有未洽故也。若從棨字繻。之義直貫。在上繻字。可勿改作矣。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九五象傳

漢書郊祀志引師古注東鄰謂商紂西鄰謂文王也。[illegible]來注東西謂水之[illegible]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牛[illegible]

禴之字。來氏皆擬作知然。莫若仍舊以爲正。其在時字。尤切重之。因時當禴祭。所以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未濟初六象傳

按本義注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敬字。且闕之云。然知字。讀作去聲爲智字可也。謂其初六才弱無位。不諒力而冒險以進。遂至濡尾。亦屬不智極也。今知字讀作去聲。而極字殆無闕疑。

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未濟九四爻辭

張征伐以壯國威可以戢奸雄睥睨之志然欲速而不能持久或輕舉而躁動或未可進而進或不宜退而退皆足以僨事故必從容審慎有以老敵

之師而捷勝莫至於三年有賞始終於根而不少衰高宗北伐周公東征皆以三年豈非慮周計遠不敢苟且圖功乎漢趙充國之制羌亦得持久之道矣（全土升）

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未濟上九爻辭）

按濡其首者。猶沈湎于酒。太過之謂。言雖有孚信而亦失是。故象傳曰亦不知節也。若能執中勿過所謂有孚飲酒。故无咎也。

附按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詳說文內外卦名。從悔

不從悔。惟是外卦之斜。與悔吝之悔不同。蓋卦名內外皆從卜也。夫字學之失。爲眞書十三經而遺其篆本之所以然也。一則由於點畫之失。繆最齊譌。如毒天下之毒。詳前師卦萈陸之萈。詳前夬卦等字。再則由於眞書字增。音訓變移。如陰疑之疑。詳前坤卦與梯之梯。詳前大過以至繫辭亦要等字。詳繫由此而經傳之譌。可勝言哉。竊思先輩。文理淵博。學體近忽。遂以古簡篆本字義。爲眞書近習之訓。譌以傳譌。殆非其所以然之然歟。

繫辭傳集說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上傳

憂悔吝者恐患預防于始震无咎者恐懼脩省于後 郭丹陽

【按】存乎介者。示不易其介。故惟狂克念可以作聖。存乎悔者。能悔過遷善。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神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盛德大業至矣哉上傳

御製文集云繫辭第五章與中庸首章相表裏予思或有承乎是章之義乎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即所謂脩道之謂教也至於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注疏家皆作一句讀余則以為鼓萬物而不與應作一句而與應作去聲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與蓋所謂不居

而已耳不居則不知不知則無爲無爲則無心設以
上聲讀而實下文是視天地與聖人閒然且有心矣
夫大易一乾坤乾坤一陰陽陰陽一天地天地一易
簡春生夏長天地之顯諸仁也秋收冬藏天地之藏
諸用也而天地實不居其功此即天之無心也若夫
聖人輔相左右是有心也有心則不能無爲不能無
爲則不能不代天地同憂矣咨政之暇與諸皇子及
數儒臣示及此並命各書其見以論之皆以爲不出
所示故不復繁文闡論而直陳其義如此然予亦未肯

遂信以爲題爰簡篳書之以俟後之深于易者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上傳

按

御製文集云張子曰日新者久而無窮此語最親切故日新者非必日日務求有所新益蓋君子自强不息即所以進德也且四時運行春生夏長萬物散殊其新非若故矣然今歲之春即去歲之春推而至於四時之運萬物之殊又豈非一氣之不息所以爲新而別有所謂新哉天地聖人無不以是爲極而學者進德亦必以是爲法若夫化民成俗蘊之中而發之外非

勵悠久無逸之心又何以肩光大有永之治設其無忠信之本而徒務新奇之為幾見其不失故而敗事哉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上傳

張子曰再扐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再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常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郭忠孝曰正義以奇為扐又譌以左右手為再扐始曰最末之餘歸之合咊歸之合于扐掛之一處其說自相牴牾莫知所從惟當從橫渠

先生之說爲正 周易折中

按郭氏忠孝之說。從張子六掛一。得其旨哉。若云正義爲鵠者。頗有未盡其義也。四揲夫孔疏最末之餘。其上文則曰歸奇于扐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于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故其下文曰最末之餘。歸之合于扐掛之一處。蓋是疏也。或者孔氏非謂掛一之法、即訓歸奇之策數。故曰歸此殘奇。又曰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蓋其立說未瑩。且後人未達

歸奇。總其餘歸掛一。遂爾致疑。不則何至自相牴
牾。而使後人莫知所從耶。吾知其筮法六掛一。則
與張說同也。今之說者。咸謂之十八掛一。乃悉從
朱子蓍卦考誤。又從答郭雍之辨論爲證也。然[illegible]
郭雍之說。不見於[illegible]書[illegible]宋韓淲澗泉日記[illegible]。郭雍
字子和。號沖晦處士。賜謚頤正先生。著述易解作
傳。郭子和易書其所長盡見之呂伯恭易音訓。只
是呂氏文字。朱元晦本是掃支離則有功。廢象論
則過矣。[illegible][illegible]於是郭雍之說且與朱子往復辨論

之說。殆不可悉得而聞。噫。蓍卦筮儀。自唐初以來。以奇爲扐。故揲法多誤。此郭氏忠孝之前言也。嗣後辨論蓍卦。無不懸空說理。未有求數務實者。咸忽於卦象奇耦之偏勝。獨競乎文辭宏富之榮華。辨論愈高。失之愈遠。夫易道易簡。蓍法無難。若以策數之奇耦。求諸陰陽之太少。如何而偏勝。如何而得中。即能得之矣。正所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者也。蓋有掛一論。掛一歸奇論。掛一歸奇策數合解。拼載。後卷。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下傳

按 確字。說文作寉。音隺 高至也。義較確字為正。

服牛乘馬 下傳

按 服字。廾菴索隱云。古易作犕。義同。然此等義同字異者。姑舉一二。以概大凡。

天下何思何慮 下傳

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在天理上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塗云百慮則豈

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
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是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雖千思萬慮只是復此本來體用而已 王陽明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下傳

按 噫讀亦句要句噫者歎辭來注謂噫中爻之妙
也又以要字作腰發明中爻之互卦引說文身中
曰要證之但未乃亦字耳蓋亦者說文特云人之
臂亦也篆作亦從大象兩亦之形徐鉉等曰今別
作腋非是且篆書腰即要字腋即亦字故亦要者

明言中爻之互卦也。亦爲中爻之上卦。如人之兩亦間也。要爲中爻之下卦。如人之兩要處也。若以亦字仍作虛字終於文義未洽。觀經與釋文從要字絕句者。其不言而喻矣。原夫聖人噫嘆而發明此爲亦爲要者。乃緊接上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合其中爻之互卦。不能備耳。人能明此亦要互卦之象。彼存亡吉凶之理。則居半而可知矣。於是知者。並觀其彖辭。則又得思過其半者矣。

能研諸侯之慮 下傳

【校】侯之二字。本義謂是衍文。初亦未嘗有此說也。竊惟孔子即承上章周之盛德。謂文王能研當世諸侯之慮。靡不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未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故易之興也。象言爻告。以示屈信。使諸侯利用。百姓與能。而易者使傾。定天下之吉凶。危者使平。成天下之亹亹者。皆文王之盛德云。不去此二字。義自在也。

易用卷之二終

易用卷三　總論集說

吳郡毛一豐安洲輯

周子易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

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按濂溪周子太極圖說而如朱子所述清逸潘公誌[illegible][illegible]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

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云而[illegible]按桐易
說久矣不傳於世何見兩本皆非是又皆佛老陳
腐之談其甚陋不可笑者則非先生所爲可知矣
又曰易通疑即通書蔽惟旨哉但不知周子所作
之太極圖則圖而已矣故潘說特以作太極圖爲
首稱而不曰太極圖說也後世名爲圖說[illegible]易
說[illegible]見也[illegible]驗[illegible]無從[illegible]矣[illegible]圖說[illegible]
易說即其說易則推本窮源本乎太極一動一
靜分陰分陽人道立而五性具萬事出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其德。其吉凶。皆易象之性理神幾。故是文之結語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蓋先賢所訓說易之大綱。非易說乎。夫通書者。洵即易通也。今擬仍其舊目之曰易繫易通可乎。

周子易通 即通書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

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動而正曰道。用

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

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无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應於此。无思而无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无不通。是則无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

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无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illegible][illegible]

要矣用賢。急焉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无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

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无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无弗愛且敬焉動而无靜靜而无動物也動而无動靜而无靜神也動而无動靜而无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无窮兮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

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聲淡。則聽心平。歟

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无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爲萬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富可曰四朱子所加）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天地閒。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

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仲由喜聞過。令名无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无悟也。噫。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

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奚也。久矣。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後世无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君子乾乾㊀

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

之勤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无加焉爾。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

滅无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廢。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无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无盡焉。道德高厚。教化无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

筮焉。筮。即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按此易通。即屬通書。蓋周子以周易而通書之也。不則所通者何書。所書者何事乎。故朱子有言。駁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又曰其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遂集次較定之。而又加之以書目云。今所錄者。文次悉

遵朱子也。其章目未載者。亦通書之例而已。既曰通書。再從斷章分目四十之多。恐蹈支離破碎之轍也。如大學一書。前明弘治閒。有琴川周木云。舊文一本。程氏伯子一本。叔子一本。朱子一本。歷有四種。其扶世立教之功。不亦大乎。然猶不能無疑者。語格至。則故簡迷復。論治平。或舊文離次。本始末終。未為大備。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脩己治人。各有攸當。體之身而易知。措之事而簡能。夫然後大學之理備。夫然後孔曾之旨得矣。又云木既為此

語。客有問者曰。大學一書。子朱子之用心密矣。而子又何言與。木曰。程氏伯子用心非不密也。而叔子少之。叔子用心非不密也。而朱子少之。其志皆將以明道也。故各就其知之所至而訂正之。以詒夫百世之士。不曰吾論已備。以拒來者於無窮也。然則陽明王氏在大學古本序云。舊本析。而聖人之意已亡矣。又於傳習錄云。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簡。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仍其舊而已。今讀其文辭。

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
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
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
之云云。第自周木之說。檢求大學。已歷四種。猶未
盡善。莫若竟遵王氏。悉仍其舊而已。於是乎周子
之易通章目。亦不必分標矣。章目不標。故注不錄。
但先後次序。或有未安。奈古本已亡。無從按據。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總之是書。乃周子通論易書而
悉其始哉尚辭務實之大旨。用以傳諸程子。於是

程子傳易。而尚辭備矣。嗟乎。徵周子通書易說。則
程傳其誰與歸。

程子伊川易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焉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

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化。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按日知錄載。洪武中頒五經。而易兼用程朱二氏。永樂中脩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諸程傳之後。而朱子之文。亦殽亂矣。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而不讀。專用本義。弘治三年會試同考官楊守阯批卷曰。序卦朱子無一言。蓋以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用本義易。卷踰八百。而知有程傳者。不數人。此生能知而善作。用是錄之。以激厲經生之不讀程傳者。而大全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

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相傳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亦不得見於世云審是說則今之程傳本義概非原本言者尚辭雖曰程傳已備由辭以得其意蓋亦微矣即古湖涂州手中易說易道之不有不詳讀之朱子之書又不可遂得而刪嘻逝者如斯夫

卦名釋畧　陸振奇

乾從干之乙取春生之含木之盛也乾知大始于木之發生見之坤從支之申取夏秋之交土之王也坤

作成物。於土之成功見之。坎以一陽之陷。天一所變。離以一陰之麗。地二所化。陽性動。一陽起積陰之下。故爲震。陰性伏。一陰入堅陽之下。故爲巽。止兼背以名艮。戒有意之失。說去言以名兌。懲尚口之窮。天地不可不交也。通則泰。塞則否。水火。天地之用也。互則旣濟。別則未濟。雷風。有相與之機。亦有相助之義。故恒益同利焉。澤山有相感之氣。亦有相克之理。故咸損異辭焉。履者禮之始。儆天澤而作儀。豫者樂之原。法雷地而宣化。賁以敷文。如火之緼於山而照其著

也師以閱武如水之行於地而患其擾也比畫以五耦統一奇列爵惟五開封建之規井象巽乎木而上水方里九區示井田之制節者理財之書說於入不若儉於出噬嗑者用刑之書明於情尤欲斷於法上止下動頤象也故己不役而民可養內險外止蒙意也故真不壞而聖可作物莫忌於不相用事莫大於互爲功故火澤分見則睽互見則革也水上于天雲隨天行故需以俟其雨既下于天則違而行是人情之必訟需無爲訟有言也火出于地則明因地遠故

晉以晉其光。苟入于地。則幽而不明。此世道之所以見傷。晉爲晝夷爲夜也。臨。觀。萃。升。全盛之卦。臨之二陽既浸而長。勢必爲萃之君矣。四五是也。爲觀之君師五上是也。至于升而柔代之者。陽至上則降。故柔以時升也。蹇不蹇于險。而貴其能止。困不困于窮。而貴其能說。坎水在雷上爲雲。故雲雷鬱而孚者屯也。坎水在雷下爲雨。故雷雨作而結者解。風出山。而其行有漸。君子所以無蹤。仕山藏風。而其入必蠱。後人所以利新圖。動而說者。民從君。謂之隨。說以動者。少女

從長男謂之歸妹。風遇水而易散則外渙也。風遇澤而常凝。則中孚也。飄沙漫空。天上之風雖係崇岡峻極。山中之天難窺。此畜之所以有大小也。四陽居于中。所御太輕。四陰制于外。所向太迫。此過之所以有大小也。陰有時而有衆陽。則大中之五。能有其大。陽有時而同一陰。則得中之二。宜人所同。當天下有雷而人心猶敢戲渝者乎。妄之无也。畏天之威也。當雷行天上。而正氣有不激烈者乎。大之壯也。動與天俱也。鼎。重器也。難疑而易遂。誰知顛趾折足之虞。豊盛

時也難得而易失。雖存見沬見斗之戒風自火而出曰家人。文王刑于之化也。火去山而遠。曰旅。孔子徹環之象也。天不忌高山不能犯天之高。則不疑而遯者遯之肥也。地屈于山。山反能處地之下。則有勞而能謙者謙之吉也。方剝而倏復矣。方夬而倏姤矣。四者陰陽消息之大樞。陽不能無陰。猶陰不能無陽。故剝不于盡也。碩果而天心見焉。夬不于終也。无號而踊躍于焉。夫豈獨四卦然哉。乾之元乃无首。坤之戰乃大終。彼謂易為扶陽抑陰。必盡去陰而後快。未之

有矣。去之不如用之之尊陽也。故天用地而泰。男用女而咸。雷用風而益。火用水而濟。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生生之謂易。宇宙所以至今不毀耳。

讀來氏易注要說二則

經首易而易尊注。能使先聖之心。大白于凡庸。而凡庸之心。灼見乎先聖。則人將舍己。而以先聖為心。此教之所由隆。而風俗之所以還醇也。羲皇奇耦畫卦包括陰陽之蘊。無文字而欲人盡曉。然厥惟艱哉。迨後衍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已知文字。必不容

已矣。故文王序名定卦。命辭正義。周公爻辭。孔子象傳。文之不容已也。如是夫。聖人覺世憂民之心。誠有諄諄乎其不憚煩者。繫詞序雜。爲容已已。然則易遂如日經天乎。何以自輔翼。迄晦菴莫不亶聰明。備制作。而易道之難窺也。如是夫。瞿唐來夫子作。錯之綜之。挾以中爻。而象始著。象著而易益彰。使人觀象玩占。自得之語言文字之表。瞿唐之功。不在孟子下矣。其文萬千餘言。疑若繁蕪增障者。領其大要。惟教人遏欲存理。吉自我作。悔吝㸃消。無過自勝之一言。博

而反約不待占卜而始知也蓋應事接物不外剛柔而心爲剛柔之本無欲而清則知柔知剛動闔不滅此貞之所以勝也列子曰能柔能剛無能無不能也其無不能之妙正在無能中與貞勝有二乎貞勝音則可因瞿曇而以易爲心則四聖可續教有不隆而俗有不醇者哉

易何取乎其象耶凡人睹物則興懷亦如覽鏡則必修容故曰吉凶以象告既觀象而知吉凶未有不慙慙焉避凶而趨吉者也畏欲防邪將象是賴宋儒欲

掃象數而專言理。夫理寓於象。猶神藏於形。形滅。神將焉附。象去。理豈獨貽。遂疑序卦爲邊見。雜卦爲錯誤。迷則無所不礙。易足怪乎。瞿唐來夫子錯之綜之互以中爻。象乃逼露于爻中。每就文王卦名。取爻象以參考之。雖三代秦漢而後。其事亦無不脗合者。以至近而一身。自少至老。去就俯仰。利害禍福。如容在鏡。纖悉靡遺。然非象。易無由尋。非深則象無由入。甚矣。來夫子之有裨于後學也。 高奣映

周易集注圖解來氏自序 郭琭

乾坤者。萬物之男女也。男女者。一物之乾坤也。故上經首乾坤。下經首男女。乾坤男女。相為對待。氣行乎其間。有往有來。有進有退。有常有變。有吉有凶。不可為典要。此易所由名也。盈天地間。莫非男女。則盈天地之間。莫非易矣。伏羲象男女之形以畫卦。文王繫卦下之辭。又序六十四卦。其中有錯有綜。以明陰陽變化之理。錯者。交錯對待之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也。綜者。高低織綜之名。陽上而陰下。陰上而陽下也。雖六十四卦。止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

乎。八卦相錯。其餘五十六卦相綜。僅爲二十八卦。並相錯八卦。共三十六卦。如屯蒙之類。雖屯綜乎蒙。蒙綜乎屯。是爲二卦。然一上一下。皆往來變易之卦。乃一卦也。故孔子雜卦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是也。故上經止十八卦。下經止十八卦。周公立爻辭雖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亦以陰陽之氣。皆極于六。天地間。窮上反下。循環無端者。不過此六而已。此立六爻之意也。孔子見男女有象。即有數。有數。即有理。其中之理神妙莫測。立言不一而足。故所繫之辭多

於前聖。孔子沒後。儒不知文王周公立象。皆藏於序卦錯綜之中。止以序卦為上下經之次序。乃將說卦執圖求駿。自王弼掃象。以後注易諸儒。皆以象失其傳。不言其象。止言其理。本朝纂脩易經。性理大全。雖會諸儒衆注成書。然不過以理言之而已。均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雜卦。不知後儒卦變之非。于此四者既不知。則易不得其門而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注疏之所言者。乃門外之粗淺。非門內之奥妙。是自孔子沒。而易已亡。至今日矣。四聖之易。如

長夜者二千餘年。不其可長嘆也哉。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孔子之言也。曰像者。乃事理之仿彿近似。可以想像者也。非真有實事也。非真有實理也。若以事論。金豈可爲車。玉。豈可爲鉉。若以理論。虎尾豈可履。左腹。豈可入。易與諸經不同者。全在于此。如禹謨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是真有此理也。如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真有此事也。若易則無此事無此理。惟有此象而已。有象。則大小遠近精粗。千蹊萬徑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彌綸天地。無

象。則所言者止一理而已。何以彌綸。故象猶鏡也。有鏡。則萬物畢照。若舍其鏡。是無鏡而索照矣。不知其象。易不注可也。又如以某卦。自某卦變者。此虞翻之說也。後儒信而從之。如訟卦剛來而得中。乃以爲自遯卦來。不知乃綜卦也。需訟相綜。乃坎之陽爻。來于內而得中也。孔子贊其爲天下之至變。正在于此。蓋乾所屬錯乎坤。坎所屬錯乎離。艮所屬錯乎巽。震所屬錯乎兌。乃伏羲之八卦。一順一逆。自然之對待也。非文王之安排也。惟需訟相綜。故雜卦曰。需。不進也。

訟不親也若遯則綜大壯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見于孔子雜卦傳昭昭如此而乃曰訟自遯來失之千里矣此所以謂四聖之易如長夜者此也德生去孔子二千餘年且賦性愚鈍又居僻地無人傳授因父母病侍養未仕乃取易讀于釜山草堂六年不能窺其毫髮後遠客萬縣求溪深山之中沉潛反覆忘寢忘食有年思之思之又思神通之數年而悟伏羲文王周公之象又數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又數年而悟卦變之非始于隆慶四年庚午終于萬

歷二十六年戊戌。二十九年而後成書。正所謂困而知之者也。既悟之後。始知易非前聖安排穿鑿。乃造化自然之妙。一陰一陽內之外之橫之縱之。順之逆之。莫非易也。始知至精者易也。至變者易也。至神者易也。始知繫辭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錯綜其數。非中爻不備。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數語及作說卦序卦雜卦于十翼之末。孔子教後之學易者亦明白親切。但人自來察。惟篤信諸儒之說而不留心詳審孔子十翼之言。宜乎長夜至今日也。注既成。乃畫八

卦所屬錯綜圖。文王序卦正綜。序卦雜綜圖。又發明八卦正位。上下經篇義。并各字義。又發明六十四卦啟蒙。又考定繫辭上下傳。補定說卦傳。又改正集注分卷。又發明孔子十翼。其說先訓釋象義。字義。及錯綜義。後加一圈。方訓釋本卦本爻正意。象數言于前。義理言于後。其于百家注易諸儒。雖不知其象。不知序卦雜卦及卦變之非。止言其理。若于言理之中。間有不悖于經者。雖一字半句。亦必采而集之。名曰周易集注。庶讀易者開卷豁然。可以少窺四聖宗廟百

官千萬一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聖賢立言。不容不自任。類如此。德因四聖之易。千載長夜。乃將纂脩性理大全。去取于其間。更附以數年所悟之象數。以成明時一代之書。是以忘其愚陋。改正先儒注疏之僭妄。未暇論及云。

三才論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

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于萬物。則非所以謂乎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

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也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為

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眞可謂之人矣。氣者。人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天五地六。天以氣爲質。而以神爲神。地以質爲質。而以氣爲神。唯人兼乎萬物。而爲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唯人得

天地日月相交之用也類則不能也人之告眞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復其見天地之心說

天高地下渾兮闢兮二氣絪緼莫知端倪屈伸摩盪變化無方成象成形洋洋乎充塞於兩間矣果孰主張是哉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名狀渾淪無端謂之太極空洞無際謂之太虛眞精不二謂之太一生化莫測謂之大造高明博厚其形體也覆載發育其

功用也。陰陽剛柔。神妙萬物。皆所以言天地。而非所以言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且不知其何所指。而欲見其心焉。難矣哉。復卦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何心也。觀上觀下。類聚羣分。化機滿盈。孰非天地生生之心乎。雖純陰純陽。沖漠無朕。而萬象已森然其具在焉。況天地之心。本無間斷。從開闢以來。無一日不生。無一息不生。淵淵浩浩。無從而見之也。聖人教人。惟於雷在地中。一陽起于五陰之下。其卦名曰復。可見其心焉。何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一

陽之復。即乾元也。乾陽復于坤陰之初。則其作成物已於此乎知大始矣。一歲之間。大生廣生。品物流形滿腔子生意盎然。莫不由冬至一陽。以鼓其化生之機。天地生物之心。不即此而見之乎。蓋天地以生物爲心。物必陽氣而生也。玩其卦畫。一陽復于五陰之下。而得意忘象。亦可以默識矣。

後天八卦方位圖解

諸儒因邵子解文王之卦。皆依邵子之說。通說穿鑿了。文王之方位本明。而解之者反晦也。殊不知文王

之卦孔子已解明矣帝出乎震一節是也又何必別解哉朱子乃以文王八卦不可曉處甚多不知何說也蓋文王以伏羲之卦恐人難曉難以致用故就一年春夏秋冬方位卦所屬木火土金水相生之序而列之今以孔子說卦解之于後

帝者天也一年之氣始于春故出乎震震者動也故以出言之齊乎巽巽者入也時當入乎夏矣故曰巽巽東南也言萬物之潔齊也蓋震巽皆屬木之卦也離者麗也故相見乎離坤者地也土也南方之火生

土方能生金。故坤艮之土。界木水于東北。界金火于西南。土居乎中。寄王于四季。萬物之所以致養也。所以成終成始也。坤順也。安得不役。故言致役乎坤。兌說也。萬物於此而潤。所以說也。乾。健也。剛健之物必多爭戰。故陰陽相薄而戰。坎。陷也。凡物升于上者必安逸。陷于下者。必勞苦。故勞乎坎。艮。止也。一年之氣于冬終止。而又交春矣。蓋孔子說卦。多從理上說。役字生于坤順。戰字生于乾剛。勞字生于坎陷。見字生于離明。諸儒皆以辭害義。故愈辨而愈穿鑿矣。以上來氏

按前明來氏瞿唐先生周易圖注一書。當時貴州中丞郭子章序云。其言如于雲之紬絡經錯。而無太元之艱深。其旨似堯夫之陰交陽交。而絶皇極之支蔓。使王弼程朱諸子見之。象不必掃。理自能會。且謂先生注易之功。繼往開來。亘百代而一見者也。自萬歷間。請命梓行是書。又學使張之厚刻於成都。天啓乙丑。太史陳明卿重刻于京師。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劉之勃。再刻于蜀。暨史應選田大本。沈際飛。高元廓。符永培等翻刻者。不一而足。

復按劉君於梓刻之先。曾會同巡撫陝士奇有具
題先生從祀一疏。而疏稱先生易象錯綜之注。殆
闡四聖未發之蘊。大學格物之解。將斷千年支離
之根。且以爲孟子以後一人。謹請易名從祀
禮廟。懇切待命云云。蓋是疏之請。題於思宗癸未八
月。乃不果行耳。惟是眞儒易名。雖襃揚前哲。亦師
表後人。而從祀大典。誠敷教鴻文。又理學至治。實
難比於汝鼎將革之秋。而將觀於
聖道大光之際乎。今先生是書。業已載入

四庫全書。經學首集矣。茲錄其說序論解一二於右。畧見其概。然欲明卦象之用。欲求易簡之理。即讀先生圖注全書。無不一以貫之。

卦氣方隅論 張介賓 景岳

天地之氣。始于子中。子居正北。其名朔方。文曰幽都。幽者隱也。微也。謂萬物未生。幽隱未可察也。朔者盡也。初也。謂陰氣之極。陽氣之始也。邵子曰。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故堯典謂北方爲朔易。朔易者除舊更新之謂也。蓋其自子至亥。周而復始。以成東

南西北。春夏秋冬之位。子午爲陰陽之極。卯酉爲陰陽之中。是爲四正。四正定。而每隅間之。以二。是爲十二宮。每隅間之以五。是爲二十四向。再按洛書九宮位分八卦。曰。先天者。其次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以左右分數之。自南而東者。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自西而北者。曰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曰後天者。離象火而居南。坎象水而居北。震象木而居東。兌象金而居西。以次而數。則乾起西北。順而左旋。曰。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以周八宮也。先天以乾坤分天地。而定上下

本卷數訂以元方標在元宵是也 [illegible] 民之本若

專於注解全易以心伴以理數爲指要者而觀者

至于書作易林之無知者過之甚惡者之不及

也耶

[illegible] 書教易書算法

[illegible] 因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illegible]

或寄此詩條奏數由來 [illegible] 有四細 [illegible] 者之 [illegible]

由象 [illegible] 天

四分度之一以爲之則分析爲算 [illegible] 求于日時 [illegible]

所寓數自來勸法者之蓋不 [illegible] 自而能如精哉

按直氏後註曰數學云然亦未明算法故不
知卦值分刻之準則乃以一卦主六日應度也悉
以六日為度則卦氣有餘而歲氣往矣不得已逐
將前之坎離四卦列於二至二分之間為各值一
日除之歲氣章分雖不中不遠矣若究其於一卦
當主五日八時有餘二分一八七五准數乃二百七十故必詳度
分刻差讙而算之若夫卦值日時前人皆存其説
度則易之為其為卿或爲手患矣直氏易學
兩據者自惜手不述從古務本而因而[illegible]林直

其後遂與京氏附于術數之論以爲術士借易
閑論之說 以今日所用之六壬納甲白虎之類不宜之卜數而無曰文王始作也 發免
後儒以世之識數術輔翊擇象之德爲四千九
十六數以爲變易惟止於此盛衰有限則亂
易道廣大無窮由是觀之豈不諒策之爲數易有一千
五百二十策當萬物之數既則萬物之萬無非舉其概
而已豈止於一萬貳千耶以一卦之變而論推年月
不同則事有各別數人也其宜又應變其方終萬
之又萬矣然世易卦之用書不盡言

之位。後天以坎離分水火。而定南北之方。先天以乾居正南。坤居正北。其陽在南。其陰在北。後天以乾居西北。坤居西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故先天以巽離兌。雖爲陰卦。而本乎乾體。故位乎上。震坎艮。雖爲陽卦。而本乎坤體。故位乎下。後天以乾來交坤。化爲坎水而居北。坤去交乾。化爲離火而居南。天體倚北而偏於西。故乾之退位乎西北。地體屬土而繼乎火。故坤之寄位於西南。巽居東南。木先火地。艮止東北。因對坤方。乾父在北。故震坎艮。三子隨之而居下。坤母

在南。故巽離兌。三女隨之而向前。先天以上下分左右。故乾坤爲縱。六子爲橫。後天以東西界陰陽。故震兌爲橫。六卦爲縱。先天以乾坤之末。交二至離爲日。故生於東。坎爲月。故生於西。後天以震兌之中。當二分。自震而南。巽離爲木火之地。自兌而北。乾坎爲金水之鄉。故易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正以明東南春夏之盛。西北秋冬之衰。是先天者所以言六合之象。後天者所以明氣候之詳。故邵子曰。先天爲易

之體。後天爲易之用也。天體正圓。面南背北。南北兩極。乃其運轉之樞。北極居上而爲尊。南極居下而爲對。邵子曰。天之陽在南。陰在北。地之陰在南。陽在北。天陽在南。故日處之地剛在北。故山處之。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內經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曰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又曰。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陽降於下。則陽盛陰微。而東南之方常多熱。陰奉於上。則陰盛陽微。而西北之地常多寒。崑崙峙

於西北。故西北高而多山。滄海浴於東南。故東南下而多水。高者多寒。下者多熱。東南陽勝則氣爲熏烝而春夏之氣多烟霧。西北陰勝。則氣爲凜冽。而秋冬之氣多風霾。中國形勝。居崑崙之東南。故天下之山脉。皆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是以中國之山。自西北而來。中國之水。亦自西北而來。試看中國輿圖。其山脉。發自崑崙。委蛇二萬四千三百餘里。而入中洲。分大龍爲三障於外。大河爲兩川於中。以成中國河山之勝概。由是四方音而有十二辰之

會。二十八宿辨。而有分野之詳。三代分爲九州。虞舜分爲十二州。周末分爲十二國。秦爲三十六郡。漢爲十三部。晉爲十九州。宋爲二十二州。唐爲十道。宋爲二十三路。元爲十二省。二十二道。至本朝分爲兩直隸十三省。而天象輿圖。古今一致矣。

按此張氏卦氣方隅論。正與來氏後天八卦圖解。天然吻合。一則專爲易象。以孔子說卦義詳方位。達五氣相生之序。俾卦象昭明。一則唯注醫經。從文王卦位理析分隅。令人生稟受之常。知陰陽各

別總之爲學之道。止於至善。貫之唯一。正所謂殊塗而同歸也。

古例

古例卦值衍數集說

曾子固爲徐復傳。康定中。仁宗命講易。問今歲值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曰。歲值小過。而太乙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困學紀聞

按此歲值之說。乃知節氣日時。皆有所值也。

京氏積筭法。引夫子曰。八卦。因於伏羲。暨于神農重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文王周孔。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

行之端。莫不因爻而兆矣。故考之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艸木爻魚鳥獸之情狀。運氣死生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困學紀聞

按此六十四卦。合二十四氣之說。其所值年月日時之數。可不言而喻者矣。

迎日以數推之。術自黃帝之法不傳。至唐僧一行。始以大衍命歷。以策數起歲分閏餘之算。棄唐書歷志考之其法。蓋未密合也。故今以夫子之言爲宗。而參以一行之數。康節之理。據顓頊周髀之制。以約畧千

載坐致之術爲法。表以明之。其數以五日四分日之一也。

歷代之歷歲消長不同。故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者。亦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者。然舉其中者以賅其變者。則四分爲常法。故顓頊周𣶒經皆用之。司馬遷歷書述焉。周易折中

按此說爲占卦值日之大綱。詳合後卷衍數例當爲五日四分日之三不足也。

分卦值日之法。一卦主六日。以節氣爲之準。六十卦

輪值一年其震離坎兌四卦分而專主於二至二分之日。凡卜者看本日是何節氣註得何卦。即於本日卦內（當作外）尋所卜而得之卦。以詳吉凶。卜法以蓍求之。如揲蓍儀。（大易通變即焦贛易林）

按此焦氏之說。惜乎未得其卦值分刻之準則。故以一卦主六日為度也。悉以六日為度。則卦氣有餘而歲氣短矣。不得已。遂將震兌坎離四卦刋於二至二分之間。為各值一日。乃强與歲氣牽合之者。[illegible][illegible]雖不中。不遠矣。若究其極。當以一卦主五

日八時有餘。且必詳盡分刻釐毫爲準也。善夫易之卦值。亦人并存其說。否則或幾乎息矣。

蓋爲重績傳論一時之分刻。謂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居中二十分。乃時之正也。五代史

按此論。合周禮總義。一日百刻。六千分之數。爲一歲。四時。六步。二十四氣。卦爻值用之四卯也。

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巽化爲坎。先風後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周易集林

按此說雖屬爲占陰晴。即可聞一知二。合隅且反。

推之從事而莫不然但無舉示十端之概

而明其利又在存乎其人也

拋此說極處為至陰精妙舉其一端之概齊而閱

一知二至於領之一切事物所能之變无窮神而

明之利又在存乎其人也

易用卷之三終